

虹桥在哪里?

何菲

我家离虹桥不过2公里。翻过新华路地道,穿过中山西路,就到了虹桥境界。

这是最早期的虹桥。也即虹桥开发区的虹桥郁锦香酒店(原虹桥宾馆)、虹桥友谊商城、世贸商城一带。40年间,作为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之一,虹桥开发区创造了不少纪录。而这一带西延伸到G15沈海高速,都是大虹桥的领地。

30年多来,虹桥的概念不断西进。精确说出虹桥的位置是有难度的,总之上海中心城区西侧就是虹桥,再往西、南、北外延出去很远,就是大虹桥,而大虹桥实际上涵盖了虹桥,长宁区在大虹桥各区中是唯一的传统市区部分。

我曾仔细研究过地图,上海由东向西依次是:浦东新区、浦西传统市中心、大虹桥(东部与传统市中心有交集)、青浦城区(东部与大虹桥有交集)、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(包括上海青浦、江苏吴江、浙江嘉善,是长三角行政版图的地理中心)……而大

虹桥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核心。

作为西上海崛起的重要引擎,大虹桥概念被提及多年,关于大虹桥的高大上概念很多,虹桥市级副中心、虹桥主城片区、虹桥商务区、虹桥国际开放枢纽、虹桥主城副中心、虹桥拓展区……在我感觉里,只要是上海中心城区以西,除了极南极北极远郊,似乎都能与“虹桥”搭上关系。虹桥不仅是各个区域概念(它从地域上涵盖了长宁、闵行、青浦、嘉定会展和现代物流的综合概念。虹桥之大,不只在规模,更在于格局和所承载的意义。

早春看樱花,深秋看银杏,我曾极尽笔墨写过古北水城仙霞西郊一带,这里既开放外向又自成一体的气质、业态、圈层、阶层、生活方式和情致,显示出传统虹桥特有优雅氛围,如今已有点虹桥老钱的感觉。

中外环间的虹桥镇级

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搬来了一个新邻居,船民的儿子,黑红圆脸,额头一个尖尖角,一口启东话,一看就是一个好胜的。大家笑话他的乡音,玩游戏时也总欺负他,“撑老黄牛”(弄堂跳高)时,明明弯腰等人撑跳的“老黄牛”会突然升高,让小启东摔个嘴啃泥;从小在船上,“闷水”比赛总该他拔头筹了吧,又碰到“黑哨”,甲方乙方两只脸盆同时入水的,那“孩子头”明着欺负他,允许乙方提前出水,吸口气再“闷”,饶他小启东水性再好,怎么憋得过两次换气的呢。

小启东不甘心总是输。一天突然衔着一根葱招摇过市,一个不注意他就吹出了婉转的鸟叫声,这下可轰动了邻里,所有的孩子个个都回家拽葱吹,可一个个憋得面孔发紫也最多吹出个“叭、叭”响,更多的根本没声,这回轮到他被欺负了:傻眼了!看看你们拿的个什么葱?嘿嘿,香葱、米葱有屁用!要拿粗粗的胡葱,最好是大葱!

我们的孩子头,看小启东的噤瑟样,上去就是一个头塔:小启东,神气什么?!小启东不买账,大声嚷嚷:怎么啦!吹葱还是皇帝玩的呢!你算什么?

我们一愣,随即一起跺脚,发出经久不息的哈哈大笑。

“皇帝玩的?”那可是特殊时期,这句话吓得他爷爷赶紧跑出来,对那孩子头恨不得把头磕下去,连连哄着说,“乡下人胡扯!乡下人胡扯!”

此事总算没炸开,糊弄过去了。但我心

具人气、生活流意味和市民价值。老外街、乐虹坊、虹桥古玩城、阿拉城,再外延开去,就到了爱琴海购物公园和万象城。因为有爱琴海与万象城两个大型商业项目,如今吴中路一虹井路一虹莘路一紫藤路

这片形成了繁华的商圈,让龙柏新村一带有了地标性去处。这一带也是当下上海人气最高的街区。

虹泉路韩国街恰好也在这一带。从金汇南路到虹秀路的那一段虹泉路是韩国街的精华。初雪炸鸡啤酒,对于旅居上海的三万韩国人来说,寄托着乡土情思。对于本地人来说,也是对韩国文化风情的领略玩味。

气势磅礴的上海虹桥枢纽和国家会展中心,是虹桥商务区的标志性建筑,位于两者之间的区域是虹桥商务区的核心本区,有纵横交错的高架路。几乎每隔一分钟都有飞机起降,还有穿行而

过的高铁和盘根错节的地铁和地道网络,周围的国际CBD也为数不少。以虹桥综合枢纽为圆心的方圆10公里内,无疑是魔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,是“离世界最近”的地方。

我一直觉得西商圈,让龙柏新村一带有了地标性去处。这一带也是当下上海人气最高的街区。

上海比东上海更有人气和生活气息,因为前者对接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内向经济,且大虹桥有着良好的地域衔接性,它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新高地,也是东西南北中客似云来的沃土,有着最强大的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。大虹桥的巧妙在于它是承接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和框架的“虹桥”,是沪苏浙皖携手共建的长三角的虹桥。几乎所有长三角重要城市进入上海的第一站,都是大虹桥。

随着航空大都市、临空经济等演变升级,原本远离市区的机场也已成为全球生产和商业活动的重要节点。以枢纽机场撬动

里一直有个疑团,真有皇帝吹葱的事?皇帝,印象里无比地高大上,竟然会去小菜场找葱玩?看小启东爷爷的那个慌张样,多半是他对孙子胡诌的。

问题是,多年后发现还真有其事。史载明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后其实还是个荷尔蒙分泌过剩的恶少,骑马射箭,打拳游猎,驾鹰走

吹葱往事

胡展奋

犬,甚至宫内摆地摊,开菜场,他假扮小贩做买卖,人群熙攘,把个紫禁城弄成了个迪士尼。

一天,多巴胺激增的武宗不知怎么地转悠到御厨房,发现给大葱吹气,会发出“啪啪啪”的声音,好玩极了,他天性聪颖,不但很快掌握了吹葱管的技巧,还掌握了把葱管剪开,将葱片含于齿间吹曲儿的技巧,这可是个飞跃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立传圣旨,所有官人一起跟他学吹葱,他要“声震朝野”,他要“响遏行云”,问题是大明有“宫女九千,太监十万”(康熙帝统计),1人就算1掏葱,天天折腾,那得多少葱啊!一时间,宫内固然“葱乐齐鸣”嘉年华,京畿内的葱类却一扫而空,葱价暴涨数倍,葱农们莫名其妙地发了小财,但皇城根却空前地成了“无葱之都”。明人笔记《古今谭概》也记载:“武宗在宫中,偶见黄葱,实气促之,作声为戏。宦官遂以车载进御。葱价陡贵数

片区域已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。美国经济学家、空港经济之父卡萨达曾经提出从交通枢纽到航空大都市演变的理论。“航空大都市是一台时光机,我们会同时观察到全球一体化和本地多元化。”虹桥航空大都市无疑是中国最受关注的航空大都市之一。

这十几年来,我的日常生活圈不断西移。从传统虹桥,到大虹桥,甚至西延到“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”也是常有的事。喜欢大虹桥那种特有的、突破二维走向多维空间构型的探索,十分具有未来感、开

月……”所谓楚王好细腰,宫中饿死人,对此冯梦龙抨击道:“朝廷一颦一笑,岂可轻易如此!”

无独有偶,史载晋灵公也是这么个熊孩子,他不知抽了谁的筋做了一把弹弓,站在高台上,一打上朝的官员,二打赶路的百姓,看他们被打得呼爹叫娘,抱头鼠窜,开心得哈哈大笑。

皇帝也是人,找点娱乐无可厚非,但娱乐到武宗那样扰民,灵公那样虐民,当然天地不容了。

从前看唐太宗的故事,说是太宗的“御戏”就是瞞着魏征玩雀。一天正玩得开心,忽报魏丞相求见,惊惶中,来不及闪回,又怕这个“乡巴佬”又要切谏“隋鉴在前。陛下万勿玩物丧志!”只好将雀儿捏在手里,置于袖内,但那“乡巴佬”的述职报告偏偏“又臭又长”,太宗只好龙颜肃然,悉心听取,好不容易等到丞相走人,展掌一瞥,那雀一动不动,早就“死谏”了。每每看到这里,既为雀儿难过,也为百姓庆幸,更为太宗赞叹。倘没有雀儿的“死谏”,又何来二十三年的“贞观之治”呢?

回到小启东。前不久“老邻居”聚会,小启东也来了,圆脸不再黑红,一口上海话倒蛮正宗。他后来进了玉雕厂,成了玉雕师傅。我为当年的事傻傻地向他道歉,说皇帝吹葱的事,经查确有。

他愣了半天,非常莫名,最后困惑地问:“……有过那么狗血的事吗?”!



雪夜 (设色纸本) 洪健

我的曾祖父钱慧安先生,生于道光十三年,辛亥革命那年去世,享年七十八岁,是“海上画派”的早期画家。程十发先生称其是海派艺术宗师、海派源流。他的斋号叫“双管楼”,清光绪十年开始启用的。因他原配夫人去世后,续弦了一位夫人,叫储织华。我的这位太祖母也会画画,所以我曾祖父把自家画室的斋号就改成“双管楼”,意为夫妻双双在画室,双管齐下挥毫作画。斋号取名“双管楼”对我曾祖来说是他人一生中重要的一件事,这年,我曾祖已五十岁了,丧偶后重组家庭,婚姻美满,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,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创作高峰,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意图。“双管楼”旧址在上海老城厢海沙场街私宅,前后三进,很可惜被毁于1937年“八一三”战火。父亲当时从老宅里只抢救出自己屋子里一箱曾祖的画,而大多数的画与家藏都没能抢救出来,非常可惜。

我离曾祖生活的时代太久了,我是退休以后才逐步走近曾祖、了解曾祖。以前父亲每年黄梅花过后,总要把画箱打开,晒晒霉,这个时候我都能看得到,从小耳濡目染,虽然我不懂书画艺术,但也感到曾祖画的人物栩栩如生,尤其是仕女,非常美。我很喜欢他一幅题为“可恨年年压金线,为他

人做嫁衣裳”的仕女画,我觉得这幅画蛮有意境的。画的是一位女红在缝衣桌前疲惫地托腮等着小几烧烫斗的情景,生动描绘出底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无奈。曾祖本身是平民出身,故他关注平民,也对平民寄予同情。

曾祖号“清溪樵子”,他很多画都是落这个款,这个号也有涵义。他出生在浦东高桥花园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,清溪是高桥的

钱慧安:海派画源头之一“双管楼”

钱德敏 口述

古名;樵子是指他从小跟随父母在田间劳动,打柴放羊。曾祖取此号,点明自己的出身,也表明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。他的为人、他的作品都体现了大众的一面,他很理解平常百姓生活不容易。我父亲经常讲我老太爷待人实在、仁厚,凡是屋里亲眷朋友只要有求上门来,他总是慷慨资助,就是没钱,他也会送一两幅画给人家,让其卖掉救急。

1909年,高邕等人在上海老城厢发起成立“豫园书画善会”,因为曾祖德高望重,绘画功力深厚,被推为第一任会长。“善会”的宗旨是:“济贫扶困、乐善好施,夏施药、冬施米”,发动画界同仁作画义卖,所得润资中抽取一半款项,用于赈灾济贫。当时这个善会

有200多人,开了书画团体与慈善事业相结合的先河。

现存的与曾祖斋号有关的书画有两件,一件是“双管楼”匾额,是高邕题写的,另一件是“双管楼图”手卷。这个手卷很珍贵,是当时十几位书画家为“双管楼图”填写的诗词、撰写的题跋,赞誉钱慧安夫妇这段翰墨姻缘,很可惜画芯不存了,只留下了后面的题跋,这一手卷后来捐给了“钱慧安纪念馆”,目前复制件在馆里展览。

钱慧安是海派绘画兴起之前的一个重要画家,当时有“钱派”之誉。几代下来,蔚为大观,还在继续开枝散叶。1911年尚文书社出版过《钱吉生人物画谱》,直到今天再版了六次,成为广大书画爱好者习画的范本。他在北方的名气比在南方大,我想应该和他十余年在天津参与年画创作有关,光绪年间,他被邀请到天津杨柳青,在那里绘制了数十种画样,著名的有《麻姑献寿》《钟馗嫁女》《风尘三侠》等,影响很广,也很深远。

(文字整理:孟刚)

十日谈

斋号的故事 责编:吴南瑶



夜光杯

苏祖父王国维当年在苏州北京究心词曲,广搜文献,自题其居曰“学学山海居”,并有“学学山海居藏书”印。

放感和空间品质感,仿佛也是海纳百川的上海、丰富多元的中国的缩影。大虹桥及泛大虹桥区域,其发展空间可能远超传统的线性思维可以预知。大商务,大融合,大交通,大科创深度融合,虹桥,仿佛真的可以连接万物,且从40年前0.6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发展到今天,也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氛围和记忆,而这也称之为:文脉。

友人说,他每天上下班会穿过整个虹桥,每天都心潮澎湃,过外环立交时,陆家嘴的高楼远远又狠狠地站在他面前,让他感觉前方就是未来。而上海这座山,也只适合懂得其高度的人去攀登。

今年适逢沈尹默先生诞辰140周年,回想六十年前,我们这一辈学习书法的,大概无不受惠于沈先生的教导。我六岁学书,摸索十年,直到亲历沈先生青年官示范挥运,始于书法有所悟人。当时学书材料有限,《书法大成》中沈先生的行书更不知临摹了多少遍,至今笔下尚有少时所受沈先生影响。

沈先生最大的功绩,是他为书法在当代中国争得了一席之地。沈先生身体力行奔走呼号,以弘扬书法。他说,琴棋书画,其他三项都有落实,琴有音乐家协会,有《人民音乐》杂志;围棋、象棋归到体委下面,都有专门刊物;画有美术学院和美协,有多种刊物;唯独书法没有。沈先生长袖善舞,在北大老同事间即有“鬼谷子”雅号,他为书法争这一席之地,奔走多年,颇费周章。终于1961年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,是当时唯一设于文化局下,有编制的有资金有办公场所的书法社会团体,很不容易。因此,上海有底气说,中国书协成立三十周年时,上海书协已经成立五十周年。

1949年后,沈先生率先把书法研究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去。上海社科院成立之后创办《学术月刊》,创刊号上沈先生发表了《书法论》。沈先生以他的名望、地位,将书法研究打入学术圈,彰显写字不仅是学问余事,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学问。

沈先生又非常重视书法普及与教育,不顾年迈,不惜用他宝贵的精力,撰写大量文章,而且是通俗文章,不厌其烦地讲五指执笔法,就是为普及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这样一个大家,联合一批书法艺术家,白蕉、潘学固、单孝天、翁闾运、任政、胡问遂等先生,和上海青年官合办法班,我即由此而见到了沈先生。学员年龄跨度很大。最小的比我还小,还戴着红领巾,如陈梅璋。年纪最大的,就我所知是朱迈群先生,当时已经五十几岁,人称“老班长”。沈先生不辞劳苦循循教导小朋友学书法。还记得沈先生是北方口音,开口就对大家讲:“小朋友们,我只不过比你们大几岁而已”,幽默中拉近了距离。他这面向青年,面向未来的举措,目光远大,直接影响到三代、四代之后。

近年以来,沈先生的书法作品、资料,披露得越来越多。尤其是最近出版的《鲍风庵谈艺录》,是沈先生七十三岁时,与谢稚柳先生对话的生动记录,对深入而全面了解沈先生很有意义。而沈先生《劝履川学书》长句,此实为夫子自道。沈先生书法筑基于褚,后兼及颜真卿并参入其书,老年时曾一再向人推荐学《颜告身》。若以此线索考察沈书发展,或可窥得由来。

斯人怀抱

潘良楨

